

程

華陽國志卷第八

大同志

古者國無大小必有記事之史表成著敗以明懲勸
稽之前代州郡宜然自劉氏祚替金德當陽天下文
明不及曩世近以多故族祖武平府君漢嘉杜府君
竝作蜀後志書其大同及其喪亂然近在李氏未相
條貫又其始末或有不詳第璩往在蜀櫛沐艱難備
諳諸故事更敘次顯挺年號上以彰明德下以治違
亂庶幾萬分有益國史以廣識焉

魏咸熙元年蜀破之明年也以東郡袁邵為益州刺



史隴西太守安平牽弘為蜀郡金城太守天水楊欣為犍為太守

後主既東遷內移蜀之大臣宗預廉化及諸葛顯等并三萬家於東及關中復二十年田租董厥樊建並為相國參軍冬分州置梁州遣厥建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

晉泰始元年春刺史袁邵以治城將被徵故蜀侍郎蜀郡常忌詣相國府陳邵撫邨有方遠國初附當以漸導化不宜改易州將失遐外心相國聽留辟忌為舍人 冬十月晉武帝踐祚

二年春武帝弘納梁益引援方彥用故黃金督蜀郡柳隱為西河巴郡文立為濟陰太守常忌河內縣令四年故中軍士王富有罪逃匿密結亡命刑徒得數百人自稱諸葛都護起臨邛轉侵江原江原方略吏李高問術縛富送州刺史童策斬之初諸葛瞻與鄧艾戰於錦竹也時身死失喪或言生走深逃瞻親兵言富貌似瞻故富假之也

五年散騎常侍文立表復故蜀大臣名勲後五百家皆依故官號為降 六年分益州南中建寧雲南永昌興古四郡為寧州 七年汶山守兵呂臣等殺其

督將以叛族滅之初蜀以汶山西五郡北逼陰平武
督故於嶮要置守自汶江龍鶴冉駝白馬氏種五圍
皆置脩屯牙門晉初以御夷徼因仍其守 八年三
蜀地生毛如白毫三夕長七八寸生數里

十年汶山白馬胡恣縱掠諸種夏刺史皇甫晏表出
討之別駕從事王紹等固諫不從典學從事蜀郡何
旅諫曰昔周宣王六月北伐者獫狁孔熾憂及諸夏
故也今胡夷相殘戎虜之常未為大患而盛夏出軍
水潦將降必有疾疫宜須秋冬圖之未晚晏不聽遂
西行虜入營中軍占以為不祥晏不悟胡康燒香言

軍出必敗晏以為沮衆斬之夏五月軍至都安屯觀
坂上旅復諫曰今所安營地名觀坂自上觀下反上
之象徵不吉昔漢祖悟栢人以免難岑彭惡彭亡而
不去遂陷於禍宜移營他所晏不納其言夜所將中
州兵蔡雄宣班張儀等以汶山道險心畏胡之強晏
復復諫于時衆庶所怨遂引牙門張弘督張衡等反
殺晏衆夜亂不知所為惟兵曹從事犍為楊倉彎弓
力戰射百餘發且詈雄衆擊之盡見殺從事廣漢王
紹亦赴之死初晏未出蜀中傳相告曰井中有人學
士靳普言客入東井井益州之分野憂刺史戒客人

耳又有猛風是逆風其日觀卦用事若軍西行護觀
坂門人向天井益可慮也故旅勸諫云卒如其言弘
等遂誣表晏欲率已共反故殺之求以免罪其眾抄
掠百姓廣漢主簿李毅白太守弘農王濬宜急救益
州禍亂保晏無惡必為弘等所枉害濬從之而晏主
簿蜀郡何攀以母喪在家聞亂釋練經詣洛訐晏忠
孝而弘等惡逆事得分明詔書因以濬為益州刺史
加輕車將軍濬斬弘等益州平

咸寧三年春刺史濬誅犍為民陳瑞瑞初以鬼道惑
民其道始用酒一斗魚一頭不奉他神貴鮮潔其死

喪產乳者不百日不得至道治其為師者日祭酒父
母妻子之喪不得撫殯入弔及問乳病者轉奢靡作
朱衣素帶朱幘進賢冠瑞自稱天師徒眾以千數百
濬聞以為不孝誅瑞及祭酒袁旌等焚其傳舍益州
民有奉瑞道者見官二千石長吏巴郡太守犍為唐
定等皆免官或除名蜀中山川神祠皆種松柏濬以
為非禮皆廢壞燒除取其松柏為舟舡惟不毀禹王
祠及漢武帝祠又禁民作巫祀於是俗無淫祀之俗
教化大行有木連理嘉禾黃龍甘露之祥三月被詔
罷屯田兵大作舟舡為伐吳計別駕何攀以為佃兵

但五六百人無所辨宜召諸休兵借諸郡武吏并萬
餘人造作歲終可成濬從之攀又建議裁舡入山動
數百里艱難蜀民冢墓多種松栢宜什四市取入山
者少濬令攀典舟舡器仗冬十月遣攀使詣洛表可
征伐狀因使至襄陽與征南將軍羊祜荊州刺史宋
庭論進取計 四年春漢中都吏襲祚等謀殺太守
姜宗以叛宗覺堅守祚等燒南鄭市及平民屋族誅
刺史濬當遷大司農至漢壽重遣叅軍李毅詣洛與
何攀竝表求伐吳 五年詔書并濬龍驤將軍假節
監梁益二州軍事除何攀郎中叅軍事以典軍從事

張任趙明李高徐兆為牙門姚顯郝堅為督冬當大
舉秋攀使在洛安東將軍王渾表孫皓欲北侵請兵
朝議征却須六年攀同表可因今取之策皓必不自
逆帝乃許焉

冬十有二月濬因自成都帥水陸軍及梁州三水胡
七萬人伐吳臨發斬牙門將李延所愛侍將也以爭
騎斬衆莫不肅至江州詔書進濬平東將軍都督二
州巴東監軍唐彬及平南軍皆受指授別遣叅軍李
毅將軍由涪陵入取武陵會巴陵
太康元年春三月吳平攀毅以功封各有差以淮南

胡罷為益州刺史濬遷輔國將軍 初濬將征問斬
普今行何如普對曰客星伏南斗中而太白歲星在
西方占曰東方之國破必如志矣普學術不貪榮貴
卒於布衣

三年更以益梁州為輕車刺史乘傳奏事以蜀多羌
夷置西夷府以平吳軍司張牧為校尉持節統兵州
別立治西夷治蜀各置長史司馬

五年罷寧州諸郡還益州置南夷校尉持節如西夷
皆舉秀才廉良

八年武帝子成都王穎受封以封蜀郡廣漢犍為汶

山十萬戶為王國易蜀郡太守號成都內史

元康六年復以梁益州為重州遷益州刺史栗凱為
梁州加材官將軍楊烈將軍趙廞為益州刺史加折
衝將軍 關中氐及馬蘭羌反寇天水略陽扶風始

平武都陰平發梁州及東羌鎮西討之不克益州遣
牙門馬玄尹方掾援之以鹿車運成都米給軍糧八
年廞至州雖崇簡約而性實奢泰略陽天水六郡民
李特及弟庠閻式趙肅何巨李遠等及氐叟青叟數
萬家以郡土連年軍荒就穀入漢川詔書不聽入蜀
益州勅關禁之而戶曹李苾按晉書李苾
乃侍御史開關放入

蜀布散梁州及三蜀界汶山興樂縣黃石北地盧水胡成豚堅安角成明石等與廣柔平康文降劉紫利羌有讎遂與犍宕羌郅逢等數千騎劫縣令求助討紫利太守楊邠撻殺豚堅而降其餘類遂叛殺長史冬西夷校尉西平翹炳表出軍遣牙門將孫眺為督護萬人征之戰于常安大為胡所破九年炳以敗軍徵還晉夏用江夏太守陳摠為代胡退散

永康元年詔徵刺史廡為大長秋遷成都內史中山耿滕為益州刺史折衝將軍因廡所服佩初廡以晉政衰而趙星黃占曰星黃者主陰懷異計蜀土四塞

可以自安乃傾倉賑施流民以收衆心以李特弟庠衛六郡人勇壯厚郅遇之流民恃此專為劫盜蜀民患之滕數密表流民剛彊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制宜移還其本土不者與東三郡隘地觀其情態漸不可長將移秦雍之禍於梁益矣又言倉庫虛無以應敵萬一告急必益聖朝西顧之慮由是廡惡滕州被詔書已遣文武士千餘人迎滕滕以廡未出州故在郡廡募庠黨羅安王利等劫滕大敗於廣漢宣化亭殺傳詔者滕議欲入州城功曹陳恂諫曰今州郡竝治兵怨邁日深入城必有大禍不如安住少城檄

諸縣合村保以備秦氏且觀其變不爾可退住犍為
西渡江原以防非常滕不從冬十有二月滕入城登
西門廡遣親近代茂取滕茂告之而去廡又遣兵討
滕滕軍敗績自投少城上吏左雄負滕子竒依民宋
寧藏廡購千金寧不出尋廡敗得免郡吏皆竄走惟
陳恂面縛詣廡請滕死喪廡義而不殺也恂與戶曹
掾常敞共備棺塚葬之 廡又遣軍逆陳摠摠至江
陽聞廡有異志上簿趙模進曰今州郡不協必生大
變惟當速行府是兵要助順討逆莫有動者也摠更
緣道遲留至南安魚涪津以與廡軍遇白摠散財貨

募士卒距戰若克州軍則州可得克順流而退必
無害也摠不能更曰趙益州忿耿侯故殺之與吾無
嫌何為如此模曰今州起事必當立威雖不戰無益
也言至垂涕摠不聽衆拖摠逃草中模衣摠服格戰
廡兵殺模見非摠乃搜求摠殺之廡自稱大將軍益
州牧以武陽令蜀郡杜淑別駕張槃巴西張龜西夷
司馬龔尼江原令犍為費遠等為左右長史司馬參
軍徙犍為太守李庠為威寇將軍召臨邛令涪陵許
弇為牙門將召諸王官莫敢不往又以廣漢太守張
徵汶山太守楊郤成都令費立為軍祭酒時庠與兄

弟流驤妹婿李含天水任回上官晶按晉書作上官悛扶風
李攀始平費佗氏符成隗伯董勝等四千騎在北門
廡使庠斷北道庠素東羌良將曉軍陳不用麾幟舉
矛為行五斬部下不用命者三人部陣肅然廡等忌
之遂於會所斬庠及其兄子弘等十餘人慮特等為
變又命為督將安慰其軍還特庠喪其夜特流徹眾
散歸綿竹廡遣故陰平令張衡外遷費恕就綏納皆
為特所殺牙門將許弇求為巴東監軍杜淑張縈固
執不許弇怒於州閣下手刃殺淑縈即亦殺弇二子
廡腹心也永寧元年春正月廡遣萬餘人斷北道次

綿竹以長史費遠為繼前軍宿石亭特等相合得七
百餘人夜襲之因放火殺廡軍略盡進成都城中惱

懼中郎常羨

按晉書曰督護常俊

與費遠李苾張徵等夜斬關

委廡走文武散盡廡獨與妻子乘小舡順水至廣都
為下人朱竺所殺廡字和叔本巴西安漢人也祖世
隨張魯內移家趙趙王倫器之歷長安令天門武陵
太守來臨州長子昺在洛亦見誅特流至成都殺
西夷護軍姜發及龔厓相都令袁治因大抄掠遣牙
門王角李基詣洛表廡罪初梁州刺史羅尚聞廡反
表廡非雄才又蜀人不願為亂必無同者事終無成

敗亡可計日而俟惠帝因拜尚平西將軍假節領護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給衛節兵一千梁州兵二千又配尚書都尉義部千五百人合四千五百人遷梓潼太守樂陵徐儉為蜀郡太守楊烈將軍隴西辛冉為廣漢太守 羅尚文表請牙門將王敦兵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弟驤奉迎特厚進寶物尚以驤為騎督特流奉牛酒勞尚於綿竹王敦說尚曰特等流人專為盜賊急宜梟除可因會殺之辛冉本趙王倫所用非資次召當還欲討厥以自新亦言之尚不納冉又謂特曰按晉書曰冉與特有舊故人相逢不言當

凶特自猜懼三月尚至州治汶山羌反於都安之天
拭山遣王敦討之殺數千人敦單馬馳為羌所殺
御史馮該張昌攝秦雍州從事督郵移還流民從者
萬餘家而特兄輔素留鄉里託言迎家既至蜀因謂
特曰中國亂不足還遣天水閻式累詣尚求弛領校
權停至秋按晉書羅尚催遣流人衆皆愁怨特遣式
請尚固請至秋收使流人有所行資由是
流人感特竝進皆賂於尚該許之及秋又求至冬辛
冉李苾以為不可必欲移之式為別駕杜弢說尚逼
移利害弢亦欲寬民一年辛冉李苾以為不可尚從
之弢故秀才板出還家知計謀不行故也 時有白

虹頭在井里尾在東山拖大城上治中從事巴西馬
休問閻式曰此何祥也式曰占言下有萬屍氣甚迫
於城非佳應天孽可違乎平西若能寬避民災自消
矣冉苾又白尚流民前歛亂際多所枉沒宜因移設
關以奪取之秋七月尚移書梓潼所在抱關八月關
皆城閻式曰無寇而城讎必保之蜀將亂矣九月遣
軍軍綿竹揚言種麥實備越逸冉又購特流首百疋
特驤悉更其購云能送六郡大姓閻趙任楊李上官
及氏使梁竇符隗董費等首百疋流民本無還意大
驚駭趣特冬十月特流乃保赤祖為二營特稱鎮北

益州流鎮東皆大將軍兄輔驃騎弟驤騎特長子
蕩鎮軍少子雄前軍李含西夷校尉含子國離及任
回上官晶李攀費佗皆將軍以天水任藏上官惇楊
褒楊發楊珪王達麴歆陰中李遠武都李博略陽夕
斌等叅佐而閻式何巨趙肅亦為賓從其餘皆有官
號辛冉遣護軍曾元攻之為特所殺尚遣督護田佐
牙門劉竝助冉復敗進圍廣漢尚復遣捷為太守李
苾長史費遠費冉不能克冉託罪於綿竹令南郡岐
苞斬之而潰圍走德陽特等得廣漢詐為表奏稱引
梁統惟舉竇融故事以自貴大尚書檄告喻閻式式

答曰辛冉傾巧杜景狂發曾元小豎田佐血氣不治
李叔平才輕廊廟無將帥之氣討羸之羌謂可長爾
式前為節下及杜景文論留徙之宜人懷桑梓孰不
願之但往初至隨穀庸債一室五分復值雨潦乞湏
冬熟而不見聽必窮鹿抵虎但恐繩之大過逆民不
肯延頸受刀其憂在後即聽式言寬使治嚴不過去
九月盡集十月生進道令達鄉里何有如此也雅聽
未察卹彼過言今辛冉奴亡叔平長遯支分勢解事
漸及已所謂不寤曲突遠薪而有焦爛之客也尚率
其民盡渡郟水以南尚阻長圍自都安至犍為七伯

里捍特等保廣漢 太安元年春尚牙門夏斥攻李
特於立石失利征西遣督護衙博討特博次梓潼晉
復拜前廣漢太守張微廣漢太守據德陽尚遣督護
巴西張龜督四十牙門軍繁城博方遣叅軍蒙紹誘
特降尚貽博書曰昔年得李流降心款款由時威
帖得還為寇聞特委誠於下吏而流驥七八千人來
寇日至姦凶之態詭譎不測不可不重以持之也博
不從故為特所破於陽沔梓潼太守張演委倉庫走
巴西巴西郡丞毛植五官襄珍舉郡降特衙博才兼
文武征西大將軍河間主深器之初為陰平太守為

從事巴郡毛扶所怨梁州人及西征征西許雄以陽
沔之沒寇尚未至聞鶴鳴便退博欲委罪梁州託以
自不供給梁州治中表之博以是得罪晉乃更用許
雄為梁州刺史 八月特破德陽流次成都北上李
驤在毗橋尚遣將張興偽降於驤覘士衆虛實還以
告尚尚遣精兵襲驤破之流驤并衆攻尚軍軍失利
喪其器甲晉梁州刺史許雄數遣軍討特特備噲不
得進征西乃遣監軍劉沈將西征以中國有事不果
而南夷校尉李毅遣使兵助尚軍數挫特勢日盛二
年春正月朔特攻尚水上軍特從盍底渡黨徒從赤

水渡入郫及水西南緣江守軍皆散走太守徐儉逼
降尚保大城流軍進屯江西之檢上蜀民懼先已結
村保特分人就主之雄書諫特收質任無得分散猛
銳流亦諫之特怒曰大事已定但當安民何緣疑動
而劫害不止尚從事蜀郡任督按晉書作任明說尚曰侵暴
百姓又分人衆散在諸村怠愆無備殆天亡特之秋
也可告諸村密剋戰日內外擊之破特必矣尚從之
從繼出督使宣旨告諸村期二月十日同時討特手
書隱語曰在彼楊水督先詣特降究觀虛實特問城
中督曰米穀已欲盡但有貨帛耳因求省家特與啓

信諸村悉從督督還報尚如期出軍討特諸村亦起
大殺特衆破退追及於繁之官桑斬特及兄輔遠等
李流斂餘衆還赤祖尚乘勝但施遊軍征盪傳特首
洛陽焚其屍 李雄以李離為梓潼太守衆還赤祖
推流為大將軍大都督而荊州刺史宋岱水軍三萬
助尚次墊江前鋒建平太守孫阜破特德陽守將騫
碩太守任臧徑至涪 三月尚遣督護張龜何冲左
汜等軍繁城而綿竹降涪陵民藥紳杜阿應尚尚又
遣督護常深軍毗橋為流驤禦蕩雄攻紳深破驤殺
李攀弟恭復為主左汜黃閭逼攻特北營營中氏羗

因符成隗伯石定叛應汜閭攻蕩雄蕩母羅掇甲略
陳伯手刃羅傷目壯氣益烈又時成伯戰於內汜閭
攻其外自晨至日中營垂欲破會流破深蕩雄破紳
還適與汜閭會大破之成伯將其黨突出詣尚蕩策
馬追退軍為傻長矛所椿死羅雄秘不發喪以安衆
心流以特蕩死而岱阜並至恐懼李含勸流降流從
之雄與驤諫之不納遣子世及含子胡質於阜李離
聞父舅將降自梓潼還欲諫不及雄與離謀襲阜曰
若功成事濟當為人主要三年一更雄曰與君計雖
定老子不從若何離曰當制之若不可便行大事雖

君叔勢不得已老父在君夫復何言雄乃說六郡人
士激以尚之自侵懼以共殘蜀民之禍陳阜可富貴
之秋得以破阜阜軍死者甚衆而岱病亡荊州軍退
轉攻尚流慙其短軍事任雄雄數破尚軍保大城夏
四月尚殺隱士劉敞敞故州牧劉璋曾孫也隱居白
鹿山高尚皓首未嘗屈志亦不預世事尚信祆言殺
之殺之日雷震人大兩城中出水 五月李流降于
孫阜遣子為質不可乃舉兵與李離襲阜阜軍敗績
宋岱病卒墊江州軍退雄逼攻尚尚保大城中 六
月雄從帛羊頽渡攻殺汶山太守陳圖據郫城 秋

七月朔雄入郫城流盡移營據之三蜀民流迸南入
東下野無煙火鹵掠無處亦尋饑餓唯涪陵民千餘
家在江西依青城山處士范賢自守 平西叅軍涪
陵徐輿求為汶山太守撫帥江西民與尚犄角討雄
尚不許輿怨之求使江西因叛降雄雄以為安西將
軍給其軍糧雄得以振 九月流病死雄復稱大將
軍都督州牧尚數攻郫雄使武都朴泰譎尚曰李驤
與雄以饑餓孤危日鬪爭相咎驤欲將民江西食穀
若潛軍來我為內應可得也尚以為然大與金寶泰
曰今事故未立效後取不晚也又求遣人自隨覘伺

尚從之秦要發火遣隗伯諸軍攻郾驤使道設伏以
長梯上伯軍伯軍見火起皆爭緣梯雄因放兵擊之
大破尚軍雄徑追退夜至城下稱萬歲曰已得郾城
矣入少城尚乃覺保大城 驤別攻犍為斷尚運道
獲太守武陵龔恢恢為天水西縣令任回為吏回問
曰識故吏不恢曰識汝耳郡吏星散惟功曹楊渙侍
衛回謂曰卿義人也吾力恐不能抹龔君不能免卿
也宜早去渙曰背主求生何如守義而死遂并見殺
以李溥為犍為太守雄生獲伯知其傷死創也伯女
為梁雙妻為已用故不殺 閏十二月尚糧運不繼

而被攻急夜退牛鞞水東下留牙門張羅持城終夜
比雄覺去已遠倉卒失節鉞羅持從後得之并護資
應雄得成都 梁州刺史許雄以討賊不進檻車徵
詣詔獄惟護軍與漢國太守杜孟治都戰帥趙汶荆
州太守梓潼關守漢中元興元年春正月尚至江楊
軍司卒寶詣洛表狀詔書權統巴東巴郡涪陵三郡
供其軍賦 冬尚移屯巴郡遣軍掠蜀中斬雄從祖
冉獲驤妻督子壽兄弟 十二月雄大尉李離伐漢
中殺戰帥趙汶 永嘉元年春尚施置關戍至漢安
棘道 時益州民流移在荆湘州及越雋犍牂尚書

置郡縣就民所在又施諸村叅軍 三月關中流民
鄧定旬氏等掠漢中冬辰勢以叛巴西太守張燕帥
牙門武肇漢國郡丞宣定遣兵圍之氏求掾於李雄
夏五月雄遣李離李雲李璜李鳳入漢中救定杜孟
治聞離至命燕釋圍保州城初燕攻定定衆饑餓偽
降送金一器與燕燕納之居七日氏至定還冬辰勢
燕進圍之不聽孟治言離至先攻肇營營破次攻定
又破之燕懼戰將百騎走離等太破州軍牙門蔡松
退告孟治曰州軍以破賊衆不可待也孟治怖護軍
欲城守謂孟治曰賊來雖衆客氣之常柰區區有東

南之逼必不分宿兵於外不過迎拔定氏耳孟治曰
不然雄冒稱帝王縱橫天下以遣重衆必取漢中雖
有牢城士民破膽不可與待寇也乃開門退走護軍
北還孟治入大桑谷民數千家車數千兩一夜行纔
數十里而梓潼荆子以父與孟治有隙合子弟追之
及於谷口孟治棄子走荆子獲之及吏民千餘家惟
漢國功曹毋建荷檐仗曰吾雖不肖一國大夫國亡
不能存終不屬賊也餓死谷中積十餘日離等引還
漢中民句方白落率吏民還守南鄭 二年詔書錄
尚討特功加散騎常侍都督二州進爵夷陵侯長子

宇以佩奉車都尉并次子延壽騎都尉 梁州以雄
所破壞晉更以皇甫商為梁州商不能之官更用順
陽內史江夏張光為刺史治新城 漢中民逼李鳳
寇掠東走荆沔三年冬天水旬琦張金苟略陽羅兼
殺雄太尉李離降尚雄太傅驤李雲李璜攻兼為所
破殺雲璜雄從弟也為司空 十有二月琦等送離
母子於尚尚斬之分其室 四年天水文石殺雄太
宰李國以巴西降尚梓潼巴西還蜀 初巴西譙登
詣鎮南請兵鎮南無兵表為揚烈將軍梓潼內史義
募三巴蜀漢民為兵克復州郡先征宕渠殺雄巴西

太守馬脫還住涪折衝將軍張羅進據犍為之合水
巴蜀為語曰譙登治涪城文石在巴西張羅守合水
巴氏那得前 秋七月尚薨于巴郡尚字敬之一名
仲字敬真襄陽人也歷尚書丞郎武陵汝南太守徙
梁州臨州詔書除長沙太守 下邳皮素字泰混為
益州刺史兼西夷校尉揚烈將軍領義募人及平西
將軍當進治三關時李驤急攻譙登素次巴東勅平
西將軍張順楊顯抃登尚子宇恚恨加登糧運不給
素至涪欲治執事執事懷懼冬十有二月素至巴郡
降人天水趙攀閻蘭等夜殺素建平都尉暴重殺宇

及攀巴郡亂不果抹登三府官屬上巴東監軍冠軍
將軍南陽韓松為刺史校尉治巴東 五年春正月
李驤破涪城獲登巴西梓潼復為雄有 荆湘有亂
氏符成隗文作亂宜都西上巴東雄衆攻夔道走犍
為太守魏紀殺江陽太守姚襲二月氏隗文等反於
巴東暴重討之未下重殺刺史韓松松字公治南陽
人也隗文司徒暨孫也自領三府事 三月三府文
武與巴東太守史共囚重及妻子於宜都殺之共表
巴郡太守張羅字景治行三府事羅治枳自討隗文
於宮圻破降之旬月復叛劫巴郡太守黃龕託以為

主龕窮急自殺主簿楊預諫曰文之宿惡江川所知
拘劫明府誰不危心虛假之名孰當信之可使張將
軍知其丹誠何遽如此龕曰賊已道斷何緣得令景
治知之預乃作龕書遣弟逃氏詣羅羅曰子宣宣城
吾自明之耳隗文聞怒囚龕執預問遣信伏龕曰不
遣也文乃考預一日夜預不言文欲殺龕預死杖下
文義之赦龕羅遣軍討之破還羅自討之敗績身死
羅河南梁人也巴中無復餘種矣文馳略吏民西上
降雄將任回獲犍為太守魏紀三府文武共表平西
司馬王異行三府事又領巴郡太守梁州刺史張光

復治漢中 六年龍驤將軍江陽太守犍為張啓與
廣漢羅琦共殺異異字彥明蜀人也啓復行三府事
羅琦行巴郡太守啓病亡啓字進明犍為人蜀車騎
將軍張翼孫也三府文武復共表涪陵太守義陽向
沈行西夷校尉吏民南入涪陵 建興元年春沈卒
涪陵多疫癘蜀郡太守江陽程融宜都太守犍為楊
芬西夷司馬巴郡常歆都安令蜀郡常倉弘等共推
汶山太守涪陵蘭維為西夷校尉 時中原既亂江
東有事採援無所顧望融等共率吏民北出枳欲下
巴東遂為雄將李恭費黑所破獲五月梁州刺史張

光討王如黨涪陵李運巴西王建於盤蛇便作山疑
其欲叛也運建走保枸山光遣軍攻破殺之建女聶
楊虎保黃金山以叛討之虎夜棄營還趣厄水去州
城四十里住光遣其子孟萇討之迭有勝負光求助
於武都氏王楊茂搜虎亦求採於茂搜初茂搜子難
敵遣養子適賈梁州私買良人子一人光怒鞭殺之
難敵以是怨光曰使君初來大荒之後兵民之命仰
我氏活氏有小罪不能貫也陰謀討光會光虎求採
秋八月茂搜遣難敵將騎入漢中外言助光內實應
虎至州城下光以牛酒饗勞遣與孟萇共討虎子孟萇

自虎前難敵繼後與虎戰久難敵從後擊孟襄大破
生禽孟襄殺之 九月光恚死州人共推始平太守
胡子序領州 冬十月虎與氏急攻州城子序不能
守委城退走氏虎得州城發光塚焚其屍喪難敵得
光鼓吹妓樂自號刺史虎領吏民入蜀漢中民張咸
等討難敵難敵退還咸復入蜀於是三州沒為雄矣
蜀自太康至于太安頻恠異成都北鄉有人嘗見女
子僻入草中往視物如人有身形頭日口無手足能
動搖不能言廣漢有馬生角長大各半寸又有驢無
皮毛袒肉飲食數日死繁什邡郫江原生草高七八

尺莖葉赤子青如牛角內史耿騰以為朱草表美於
成都王元康三年正月中欵一夜有火光地仍震童
謠曰郫城堅盜底穿郫中細子李特細又曰江橋頭
闕下市成都北門十八字及尚在巴郡也又曰巴郡
葛當下美巴郡皮素之西上也又曰有客有客來侵
門陌其氣欲索武平府君云譙周言巴沒三十年後
當有異人入蜀蜀由之亡蜀亡之歲去州三十三年
又曰宋岱不死則孫阜不交市三旬之間流雄之首
懸於轅門愚以為宋岱方進阜見得質及更推敗設
岱生在無所保據矣杜弼自湘中與柳監軍書曰前

諸人不能寬李特一年又不以徐士權為汶山太守而屯故如此謂失之毫釐差以萬里斯言有似然必以不杜漸為恨者流民初西當承詔書閉關不入其次易代趙廞選宜內遣平西綿竹之會聽王敦之計少可以寧毫釐之覺非彼之謂也

譔曰先王規方萬國必兼親尊賢能而任宗盟者蓋內藩王室外禦叛侮故元牧有連率之職奉貢無失職之愆爰及漢氏部州必卿佐之才郡守皆台鼎之望是以王尊王褒著名前世第五倫蔡茂徑登三司斯作遠之准格不凌之令範也自大同後能言之士無不以西土張曠為憂求王皇宗樹賢建德于時莫察視險若夷缺垣不防任非其器啓戎長寇遂覆三州詩所謂四國無正不用其良也



